

許老師的「楊喚詩十二首」

任 蓉

(國立台灣師大音樂系教授)

「楊喚詩十二首」曲集的譜作時期始自民國五十五年，一直到民國六十六年才完成，是許常惠老師第一本歌曲集。許老師在解說作品風格時，曾將這本歌曲集與較晚期出版的「友誼集」作過比較加以說明：「『友誼集』平易近人而柔美，『楊喚詩十二首』變化多端而尖銳。」

楊喚詩詞譜曲的經過雖然前後拖延了十一年之久，以十二首來計算，恐怕一年才寫了一首，速度十分慢，說得上是慢工出細活。根據許老師的說法，選擇這十二首詩純屬偶然。當許老師仍在巴黎留學時（民國四十三年～民國四十八年）已經認識了楊喚的詩，原因是因為久居國外，心中常起懷鄉思故的情思，於是，許老師寫信給家人，希望家人寄來一些中文詩詞以便譜曲，郵寄到他手中的就是這位年青但又命運乖忤舛逆詩人所寫的詩集。

民國十八年出生於東北遼寧，十八歲離鄉飄泊流浪四方，二十歲隨著部隊來到台灣，在軍中擔任文書工作，喜愛寫詩和閒暇時寫的詩文經常在軍中報章雜誌發表的楊喚，於民國四十三年死於台北西門町火車平交道上。當時，西門町中華路上尚未建成行人天橋，火車軌道尚未都市地下化，街道與火車鐵軌平交於叉路口，行人必須穿越交叉路面，既要小心行在路上的汽車，也要注意火車的馳近。楊喚為趕往觀賞一部為軍人們特別減價或免票的早場電影，遭車撞死，當時年僅廿五歲。

這一段英才早逝令人惋惜的故事，不僅打動了許老師的心，使他與許多唸過楊喚詩作的人心疼、嘆息不已，也促成了十二首詩在譜作工作上與後來選唱者演出時的嚴肅與認真，都抱持著追懷與紀念的態度，而不僅僅在於表現歌詞的涵意與音樂的特性而已。

楊喚與許老師同年出生，二十五歲去世時，許老師剛從師範大學畢業正服役於軍中，並不知道有這麼一位詩人的存在與消失。不久，當許老師遠赴巴黎留學，談到寄來的詩後，這位詩人卻成為他最早又最多譜曲的一個歌詞作者。

「作品廿三號楊喚詩十二首」包括：1.我是忙碌的 2.鄉愁 3.小時候 4.雨 5.二十四歲 6.垂滅的星 7.醒來 8.失眠夜 9.船 10.雨中吟 11.我歌唱 12.椰子樹。其中，最早譜成的一首是「我歌唱」，最後譜成的是「船」。十一年漫長的歲月中，許老師未曾忘懷楊喚的詩，由於作曲方向的轉換、風格的演變，十二首歌曲根據詞意各有不同，代表著許老師歌曲創作上極有意義的成長過程，沿循著不同時光所走過的腳步，使研習作曲和演唱的學生可從其中窺探出他創作上的意念，摸索到他對中文歌詞的情感。

楊喚的詩詞，讀來令人感覺到富有年青人的生命活力，加上憂鬱傷感的少年情緒，童話故事中的美麗憧憬以及充滿幻夢的奔放熱情，是許老師自年青時代就愛不釋手的原因。

「我是忙碌的」為中、低音而寫，一開始重覆四次「我是忙碌的」，加強了以快板朗誦歌唱的效果，然後才將自己正在忙些什麼——道來。接著緩慢柔和地來描述自己忙完後的美好與休止，如同一本詩集，那埋藏了自己的大地，就是那詩集的封皮。最後再重覆兩句強而有力的「我是忙碌的」，以快板結束全曲。

「鄉愁」有著童話般的美麗憧憬，把自己的過去比成富有快樂的國王，娶有鄰家公主為妻，擁有財寶無數，而把高粱視作珍珠、玉蜀黍看作寶石和樹葉金幣的美好童年時期是那麼短暫易逝，瞬間今日一貧如洗，自己迷失在都市的霓虹燈與流行樂中，不知何去何從？

「小時候」以慢板開始，述說著無知幼小心靈上的無奈，長大後雖然失落迷茫，被鄉下與都市的兩種不同生活惑住，但實質的生命裡，依然充滿著夢想，為寫詩、戀愛而過得充實，享有豐富的人生，於是以如歌的行板來唱出心中的滿足與欣然。

「雨」帶給心頭愁悶，使人難以入睡，音樂部份以強弱十分有對比的方式來表達，歌詞簡短，卻有衝力。

「二十四歲」，楊喚去世的前一年，為自己的年齡發出問號：「楊喚！你在那裡？」二十四歲的年紀卻已飽嘗了人生的苦難！

「垂滅的星」象徵著自己的頹喪心情，看見星忘記了臉上的淚。歌詞不長，幾句話道出了心中的哀痛憂愁有多麼沉重。

「醒來」充滿著對自己的庸俗、喪志的懊惱。昨日的不是如同惡夢，覺

醒後的我是一個新人，為那些錯誤而產生的悔恨而痛哭。歌曲的中段改為快板後，鋼琴部份以相同的音在歌詞前先作引導地出現（歌詞：我醒來，才發覺…），具有「醒人」的作用。後段恢復原速後，鋼琴以尖銳的方式與歌聲併行，來顯示懊恨與痛苦。

「失眠夜」中不停地抽菸，陷入沈思與幻想，在黑暗中想著問題、思著詩句…。

「船」可以掙脫港口遠去，自己卻束縛在這人生的山谷窄徑。願那淚水只是激發自己、考驗毅力的雷雨。音樂部份的優美與特別，使這首根據彰化鹿港地區吟詩旋律、節奏而譜成的歌曲成為「十二首歌曲」中最膾炙人口的一首，是被演唱的最多和最受歡迎的一曲。

「雨中吟」和「我歌唱」，鋼琴音樂表現行軍步伐般的堅決，和詩人楊喚身為軍人的豪氣，使這兩首歌曲以氣勢見勝，流露出正義的呼聲、奮戰的意識。兩曲均是以敘述情懷的表達方式開始，而以進行板(marcia)節拍陳述心志仍堅定不移。

「椰子樹」以柔情見長，中段只有歌聲的兩句吟唱，充滿了曲調的悠揚。將椰子樹的修長譬喻為披著長髮的少女，雖然寂寞嬌羞地站在窗口，卻也能解溫柔地陪伴著我，她展示出不索求、不自私的愛意…。

1999.5.25 于羅馬

註：師大音樂系 52 級同學，不論許常惠是否已是國策顧問或國家講座教授；仍以「許老師」稱呼之凡四十年，不習慣改口，對年輕可愛的師母則以「致慧」直呼其名，不習慣稱之為「師母」，雖然對於兩位敬愛之心有增無減。